

蔷薇拥抱
少女馆系列

划伤，喉咙的尖叫
能不能，喊开天堂的门扉

HEAVEN的 天堂里的尖叫

黄春华 ©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HEAVEN

天堂里的尖叫

黄春华 ◎ 著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里的尖叫 / 黄春华 著.

—武汉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

(蔷薇拥抱少女馆系列)

ISBN 978-7-5622-6332-6

I. ①天… II. ①黄…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0802 号

天堂里的尖叫

黄春华 著

责任编辑：陈 风 刘晓嘉

责任校对：易 雯

封面策划：黄志强

封面设计：方 莹 阿 哲

封面绘画：蜀风社

编辑室：高校教材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enupress.com>

电子邮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邮科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开本：670mm×960mm 1/16

印张：13.25

字数：193 千字

版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定价：21.80 元

目录



第一章：半夜狂奔	2
第二章：开学狂想曲	6
第三章：第一场战争	12
第四章：请离开学校	18
第五章：超市里的桃子	23
第六章：饿了就去洗盘子	28
第七章：该死的包子	34
第八章：重返校园	40
第九章：认识新朋友	47
第十章：靠墙立正	52
第十一章：谁在背后笑话你	57
第十二章：取消罚站	62
第十三章：放开了跑吧	68
第十四章：在客厅里锻炼	74
第十五章：奇怪的猫眼	80
第十六章：轮椅上的女孩	86
第十七章：天堂里的尖叫	93
第十八章：抓住那把钥匙	99
第十九章：窗外的听众	104

第二十章：和强盗去探险	109
第二十一章：大损嘴的爸爸来了	116
第二十二章：到底有没有天堂	122
第二十三章：得到天堂的钥匙	127
第二十四章：蝴蝶飞了	133
第二十五章：发卡失踪	141
第二十六章：脸为什么红肿	146
第二十七章：生日晚会	152
第二十八章：疼了，就哭	158
第二十九章：魔鬼汤的来历	164
第三十章：寻找魔鬼的住处	169
第三十一章：别忘带天堂的钥匙	174
第三十二章：蝴蝶发卡，来吧	179
第三十三章：雪地里的血	184
第三十四章：梦中的尖叫	188
第三十五章：她为什么要躲	193
第三十六章：蝴蝶飞舞	198
后 记：卖破烂的灵魂	204



文/黄春华

写在前面

你喜欢声音吗？我这样问你，你一定会笑我是个文盲，你一定会捂着肚子笑我说应该是音乐！

这我知道，你们这些人都喜欢音乐，一个周杰伦唱歌时像蚊子叫，什么也听不清，就能把你们搞得整天发晕。可我讨厌他，他那种声音让我觉得心里有无数蚂蚁在啃骨头，无法忍受，我宁愿疯掉，真的！

我想问你的是一种声音，就是非常尖利的那种，它能穿透耳朵、心脏、脑袋……一切你想保护的东西，都将在它的面前变成一张薄纸，而它是一把尖刀。

喜欢尖刀的人，都是受过重伤的人，他们在疼痛中找到了快感，找到了安慰，然后就喜欢上了尖刀。

这样说，你肯定不会明白。等听完我的故事，你也许 would 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故事应该从哪里讲起呢？嗯——那就从声音开始吧。





半夜狂奔

01

夜，是一张纯黑的粗布，笼罩下来，整个世界都窒息了，死一般寂静。突然，一声尖利的叫声冲撞出来，像一条喷火的青蛇，在夜幕上游走，划出一道亮光。紧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无数的青蛇爬满了夜空，它们互相纠缠撕咬，让人触目惊心，感觉就像撕咬着我的眼睛、四肢、心肺……

这时，我正躺在高低床的上铺，一侧脸正好能看到窗外的夜空。夜空很辽阔，我家的房间却窄小得只能摆一张高低床，我睡上铺，他们俩睡下铺。突然的尖叫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的脸正好冲着窗外，一眼就看到了夜空，床铺在剧烈地摇晃，夜也在摇晃，而我并没有感到心慌，因为这种尖叫我已经听到不止一回两回，用收音机里的一个节目来说，这是“每周一歌”并不算夸张。凭我的经验，应该在三五声之后，就结束，一切归于平静。可是今天，特别吵人，都七八声了，还在继续，好像没完没了。

我忍不住翻身挪开枕头，透过床头的裂缝往下瞄——那男人正骑在女人身上，狠狠地抽她的脸，抽一下就骂一声“臭婊子”。女人的回应就是尖叫。

男人是我爸爸，女人是我妈妈，可我从来不这么叫，从我记事起，

就没给过他们什么称呼，有话都是直接说出口，前面不加什么“爸爸”、“妈妈”。每次听到别人喊这种称呼，我总认为那是在故意撒娇，或者炫耀。

我突然有一种担心，女人很可能被打死。尽管平时她并没有给我多少温情，可是，如果她死了，我是无法接受的。直到这时我才感到一阵心慌，我一翻身从上铺溜了下去，男人并没有在意我的从天而降，他也许以为我只是想去上厕所。他仍打得起劲，做梦也没想到我敢伸手抓住他的头发，使劲往床下一拉。但是我做了，后果是他身体一歪，栽倒在地。尖叫声戛然而止。

更严重的后果是什么，我很清楚。我看了一眼仰躺在床上的女人，灯光下，她的脸已经失去了正常的颜色，鼻子里的血正在往外涌，她的上衣被撕开了，露出很白的胸。她没有在意脸上的血水，慌忙把撕破的衣服用手拉上，生怕我看到什么。她的眼神是那样慌乱，仿佛我不是她女儿，而是一个大流氓。我根本没工夫看她的什么，因为这时，男人已经爬起来，凶着目光向我逼来，他像一头好斗的公牛把攻击目标转向了我。

我浑身颤了一下，赤着脚向后退了两步，然后一转身拉开门，就冲了出去。这是我唯一的出路——逃。如果被他抓住，肯定会被揍个半死。他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紧跟着追了出来。从噼里啪啦的脚步声可以肯定他穿着拖鞋，这就注定他追不上我。因为奔跑一直是我的最强项，我以前跟很多人比试过，无论是在马路上，还是在泥巴地里，从来就没人能够跑过我。

巷道漆黑一团，破败的路面硌得脚生疼，我努力睁大眼睛，横冲直撞，不时会挂倒巷子两边堆放的杂物。倒下的杂物正好阻止了男人的速度，他一边骂人，一边用力踢开杂物，继续追赶。

远处一团灯光让我有了希望，我大口喘气，飞快地甩动着双腿，一心想着奔向灯光。那一刻我想到了一只飞蛾迫不及待地扑向火焰的情景。

灯光处是一条宽敞的大马路，路面平整，我的脚底顿时觉得舒服多了，我不由得站下，回头望着巷口。

夜深人静，偶尔有出租车划过，试探着在我身边慢下来，见我并没有招手，就加速而去。

哐当一声，一个破纸盒子从巷口飞了出来，紧跟着，男人出现了，他的身上被一些丝带杂物缠绕着，脸上黑乎乎的，显然也是遭遇了杂物的亲吻。他双手撑在大腿上，大口喘着粗气，直直地盯着我，与我相距约摸二十米。

我侧身盯着他，随时准备起跑。他喘了一阵，直起身，我一阵风似的开跑。可没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只听到啪啪两响。我回头一看，他并没有追赶，而是向我扔出了两只拖鞋，力量不够，都没能打中我。于是，我又停下来望着他。

他又腰在原地转了一圈，想找石头砖块之类的，都没有，就有点泄气。但他的怒气没有消，用手指着我，喊：“给老子把拖鞋捡回来，啊！要不，老子打断你的脖子！”说完，就转身走进了黑压压的巷道。

我连忙冲他喊：“我捡回来，你就不能打我了！”

没有回音，四周静得让人心慌。突然一阵汽车喇叭，吓我一跳，我才发现自己站在马路中间。不过，我并没有让道，而是叉着腰瞪着司机。司机大概没见过光着脚穿着睡衣挡路的人，就连忙绕道从我身边开过去了。

我长长出了一口气，弯腰捡起两只拖鞋，不知为什么，我突然觉得心里特别难受。我用一只拖鞋狠狠地揍着另一只拖鞋，狠狠地，狠狠地，揍着揍着，我就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一双手拍着我的肩膀，拍停了我的哭声。我几乎是弹跳似的站起来，把对面的人吓了一跳。我这才看出他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一辆出租车正停在他身后。他上下打量着我，问：“小姑娘，要不要报警？”

我警惕地盯着他，觉得他的长相也很凶，就连忙后退两步，一转身，跑进巷子里去了。

到了黑暗里面，我就觉得安全了，偷偷回头望，出租车已经慢慢开走了。我沿着巷道往回走，忽然觉得巷子好长，刚才奔跑的时候没注意，现在往回走，好像总也走不到头。

其实我真的希望它走不到头，可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我已经走到

了家门口。门是虚掩的，里面还亮着灯。我轻轻推开门，女人已经不见了，只有男人睡在下铺，面朝墙壁。我轻手轻脚走过去，突然，男人转过身来，眼睛睁得大大的。我连忙后退一步，将两只拖鞋伸到前面，以此证明我按他说的做了，同时也算提醒他不能不守信用。他没有起来揍我，眼睛一闭，又转头朝墙壁。

我手一松，两只拖鞋重重地掉在地上。然后，我探着脚踩到下铺，以最快的速度爬到上铺，生怕慢一点，会被抓住。躺下之后，我还心跳得厉害，耳朵竖起，警觉得像只兔子，仔细听，下铺已经传出轻微的鼾声，我才松了一口气，全身一下陷入混沌，如在云里雾里，渐渐地，就没有知觉了。



02

开学狂想曲

太阳总是起得比谁都早，我还在梦中，它就会翻过小窗来撩我的眼皮。那种感觉就像遇到了一个调皮蛋，我并不讨厌它，但我必须把它赶走。

在我的床头有堆积如山的报纸，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我家就是收破烂的。不止我一家，整条巷子都是收破烂的，就像一个巨大的垃圾场，各种各样的废品堆满了整个巷道，堆不下的就堆到屋里来了。昨天晚上，我一定是绊倒了不少人家的废品堆，一大早就有好几种口音骂人——狗日的，婊子养的，挨刀刮的……内容很丰富，都是送给我的。但我根本不要，他们这些人，说话就是骂人，不骂人就不会说话。

我只当他们是早起的歌手在吊嗓子，就闭着眼睛一伸手，从床头抽过一张报纸，往窗口一拍，眼皮就没有针扎的感觉了。

我刚想静养一会儿，可脸上又发痒了。一定是那讨厌的苍蝇，在我家里，最多的就是蚊子和苍蝇，它们轮流值班，一个上白班，一个上夜班。这大概是只刚换班的苍蝇，一上班就想在我脸上捞取油水，真是坏得不可救药，看我不判它个死刑立即执行才怪。

我的眼睛仍然闭着，假装睡着，呼吸却慢慢停止了，我能感觉到它在我脸上焦急地跺脚，但它已经认准了这个地方，大概是骂我脸皮厚，咬不动。

“啪”一声，迅雷不及掩耳，我给了自己重重一嘴巴，脸火辣辣的，但嘴角却泛起了得意的笑。我知道在我脸部的重创区躺着一具尸体，不过，我无心打扫战场，只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就顺着气儿又进入了梦乡。

回笼觉总是那么舒服，舒服得让人忘记时间。后来，不知是什么时候，我稍微清醒一点，就想起了一件事——今天开学。

我一挺身坐起来，下了床穿好衣服，觉得脸紧绷绷的，伸手一摸，一具干尸掉到地上。该死的苍蝇！我刚想走，又忍不住蹲下来，用手指拈起苍蝇，细细地端详，发现它竟然咧开嘴在笑。它为什么要笑？难道说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

不管怎么说，这家伙让我感到惊讶，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门口的一堆废品上——那里应该是它的天堂——然后恶作剧地和它挥手再见。

现在，我得去讨学费，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但我肯定他们都在巷子里，他们似乎永远也不可能离开这个臭气熏天的地方。

“你他妈快出呀！像个馒头螺蛳！”果然不用我找，一个声音已经冲进我的耳朵，这是昨晚追赶我的那个男人。

他和另外两个人正蹲在一堆破烂中间“斗地主”，嘴里咬着烟卷，眼睛被烟熏得半眯着，左手握着牌，右手时不时把烟卷从嘴里拔出来，恶狠狠地骂人。不用说，他准是输了钱，只要一输钱，他就会不停地骂人，好像钱是被别人抢走似的。

我知道现在不是时候，还是硬着头皮挨过去，说：“今天报名呢。”

“他妈的，老子这回不炸你个膀子朝天！”男人狠狠地甩出一对王牌。

另外两人把牌一扔，掏出一把脏兮兮的钱，笑道：“娃一来，你就转火。”

男人没有看我，只伸手推了我一把，说：“滚开！老子刚转火，你就来要钱，把老子的火要走了，老子不打死你！”

我向后趔趄了两步，知道从这里讨不到学费了，就转头去找另一个女人。

女人正坐在麻将桌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非常醒目，但这丝毫不影响她的斗志，她一样谈笑风生，麻利地起牌，麻利地出牌。只是不知





道战果如何。

我不安地靠到女人身边，说：“今天报名呢。”

“要钱？”她麻利地出了一张牌。和我说话丝毫不影响她打牌。

“180。”

“没得，没得，都输光了。”话音刚落，她又放了炮。

她见我站着不走，就一把抽开抽屉，不耐烦地指点着里面，说：“你看，哪有钱？”好像是我把她的钱掏空了似的。

我只好两手空空地往巷外走，经过赵奶奶油条摊时，我觉得肚子很饿，就伸手抓了两根。赵奶奶举起铁夹子，在空中晃了两下，说：“先给钱。”

我知道她的手落不下来，就嬉笑着说：“你找他们要去。”说着，就一蹦一跳地走了。

赵奶奶的声音追在身后：“要个鬼哟！两个赌鬼都输得没裤子穿。”

我沿着昨夜奔跑的路线走出巷子，来到大街上。这是一条神奇的马路，这边是我居住的福寿巷，苍蝇最喜欢的垃圾场；过了马路就是气派的高楼大厦，琳琅满目的商业街。我的学校就在街那边，校园非常漂亮，同学们也是花枝招展的。我是格格不入的，衣服不干净，拖欠学费和作业，还经常惹是生非。同学们背地里都叫我收破烂的，当然也有好听一点的，叫天外来客。我本来不属于这所学校，不知是谁的主意，就把我送了进来，说是借读生。

商业街两边都是非常漂亮的店面，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好看的衣服、鞋子，也有卖手机、小吃、礼品的，总之会让人眼花缭乱。不过，我现在没心情欣赏，只顾一路小跑，往学校赶。

开学第一天，每个班的教室都要作调整。我一时找不到自己的教室了，先到上学期的教室，从窗口往里看，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只好沿着走廊往里走，隔着窗口向里张望，有的教室乱哄哄的，有的教室里已经安静下来，老师开始讲话了。我在走廊尽头的教室里，终于看到了熟悉的人，里面都是我的同学，我还看到了老同桌文小珊。她没看到我，正拿着一本新发的书翻看，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她总是这样，喜欢激动，很夸张。

教室里正乱着，我侧身从虚掩的门缝挤进去，看见讲台边围了一圈



同学，都在领取新书。讲台上站着一个陌生男人，戴着很老气的黑框眼镜，年龄不算老，头发却掉得差不多了，前面和头顶都是不毛之地，发着亮光，周围还有一些幸存者，被很用心地拉向中央，看起来有点像秋后的爬墙虎。总的感觉很滑稽，“边上铁丝网，中间溜冰场”，送给他正合适。

他正忙着分发书，没有注意我的到来。倒是文小珊最先看到了我，冲我挥手，喊：“叶麦，快过来，位置我帮你占着呢！”说着，就把一摞新书从旁边抱到自己桌面上，给我空出位置。

文小珊，本班第一号富婆，漂亮、时尚，爱炫耀，常惹火烧身。可以说她是与我反差最大的一个人，可她偏偏又要和我这个衣服总是发出异味的差生同桌，理由是明摆着的——在她身上着火的时候，我可以充当她的消防员，不管对手是女生还是男生，我一律帮她摆平。

我在她身边坐下，她就不再翻着书站起来来回折腾了，而是兴致勃勃地谈论暑假故事，她开头一句总是问我：“你到哪里玩去了？”不过我知道，她并没有指望我回答，她只是想迫不及待引出话头，来告诉我，她到了哪些地方。

我就闭着嘴巴望着她。

她说：“海边，你去过吗？”

没等我回答，她又说：“可太美了，尤其是我今年去的深圳海边，水是世界上最蓝的，蓝得都可以蘸起来当颜料用了……”她真的很会夸张，如果今年她去的不是深圳，而是另一个地方，她同样会这样说。不过，我喜欢，她总是很有想象力。

“海蟹，你吃过吗？”这同样是不需要我回答的问话。她甚至自己连气都没喘好，就接着说：“味道那个鲜啦！我真恨不得永久定居在海边，天天吃……”由于说得太急，口水溢了出来，她连忙从书包里翻出一包餐巾纸，抽出一张，擦掉，接着说：“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你天天吃海蟹。”我很诚心地提示她。

她似乎想起来了，但从表情上看，她对海蟹的兴趣好像已经到了，果然，她作了总结性发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只要吃过海蟹，就会肯定其他的螃蟹都白活了，我再也不会吃那些杂牌螃蟹了。”

我心想：你不吃，其他的螃蟹会活得更好，它们说不定还会给你写





封感谢信呢。但我没敢说，因为我没吃过她说的海蟹，怕她说我白活。

她突然把书包撑开，露出一个包装袋，神秘地说：“放学别着急走，让你尝尝。”

天啦，难道她真带来了海蟹，我难免有点激动，问：“是海蟹？”

她摇摇头，说：“牛肉干。”

我脸上肯定写满了失望，她伸手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别泄气，这牛肉干也是有来头的，青藏高原你听说过吧，就是韩红唱的那个地方，那里的牛可不一般……”

我打断她，问：“是不是吃了这种牛肉干，其他的牛都白活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冲我竖起大拇指，说：“聪明，咱们就要吃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所以我宣布，从今以后，牛肉干我只吃青藏高原的。”

“你又到了青藏高原？”我羡慕地望着她。

她摇摇头，说：“那是我下一步的计划，你放心，只要我想去，没有我去不了的地方。”

地狱你也敢去吗？我心里这样想，嘴里却问：“那这牛肉干是寄过来的？”

“超市买的。”她轻松地挥挥手，“现在什么时代了？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到全国各地的特产。”

我觉得没面子，悻悻地想：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到处乱跑呢？

她没注意我的情绪，又开始绘声绘色地讲她看电影的过程，主要是讲影院里多么豪华，基本没涉及电影是什么内容。我尽量耐着性子听，但说实话，我的耐心快用完了。

幸好这时，讲台上已经空出来了，黑框眼镜开始自我介绍，说他叫赵立海，是新来的班主任。他一边说一边扫视着下面，等目光经过我这儿，就停住了，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连忙站起来，小声嘟囔了一下。他没听清楚，又接着问，这回是文小珊帮我回答的，她的声音很清亮，隔壁班都能听清。

“叶麦，叶麦……”赵老师一边不停地嘀咕，一边拿起点名册，眼镜一上一下地顺着名单寻找，最后，他又把目光投向我，说：“上面没有你的名字，你是这个班上的吗？”



哈——一阵爆笑。

大损嘴郭文龙插话说：“她是借读生，因为成绩太差，为了不拉班级后腿，就没把名字排上去。”

他说的是事实，但我还是觉得脸红，就把头低到胸前，能够看到自己上衣的第二颗扣子。

赵老师没说什么，径直走到我面前，把名单往我桌上一放，说：“自己把名字写在后面。”

我犹豫了一下，文小珊比我性急，将她的笔塞到我手里，我就在名单的最后写上了“叶麦”两个字。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点发抖，也许从此以后，班上点名，就会点到我了。

我心中那种潮湿的感觉很快就被老师的话打断了。他问到了该死的学费，我最怕提这两个字，只有沉默。他又重复一遍：“就剩你没交学费了，不交学费是不发书的，没有书怎么上课？”

他的语气在加重，我怕他发作，必须开口，就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说：“我，我忘带了。”

他离我太近了，也听得清楚，就问：“忘带了？今天是报名呢，你怎么没忘记来学校呢？”

大损嘴又插嘴了：“她每次开学都忘带学费，到期未能记得带来，就不错了。”我很怕他插话，总能让我心惊肉跳。果然，同学们又开始哄笑。

“噢？我倒要试试。”赵老师转身走到讲台上，冲我喊：“你过来，先把书领去，天天拿着书，总会记起交学费吧！”

我没有动，不知为什么，我坚信这书我不能拿。

“你是不想要书，还是不想交学费？”老师的口气越来越厉害了。

我没有回答，低头沉默。教室里一片死寂，空气像刷了一层胶，凝固了。

过了很久，老师的声音像一把尖刀戳破冰层：“好，从明天起，谁没有书，就不准进教室上课！”说完，他就抱着剩下的书，大步走出了教室。





第一场战争

03

看来，这个赵老师来者不善。不过，我并没有感到害怕，因为一直以来，我很少和一个老师和平相处。也就是说，我和老师之间不停地发生“战争”。我习惯了那种紧张状态，心中反倒不紧张了。

倒是文小珊像是被吓坏了，她望着老师的背影，长长吐了一口气，说：“好狠！叫什么赵立海，干脆就叫赵厉害。”

我很佩服她的才华，想出这么绝妙的名字。不过，这只是她才华的开始，后面她又滔滔不绝地描绘起赵厉害：什么眼睛像老鼠，眼镜像鼠夹，头顶像坟包，头发像茅草……

我怎么听都不像在为我打抱不平，倒更像是她的才艺表演。事实上，她的声音够大，已经引来同学们的吆喝声。她真是爱出风头的家伙，你要一天不让她出个把风头，那准是变相谋杀她。

我不想充当这种凶手，就任她在那里滔滔不绝。我顺手从她桌上拿过一本语文课本，翻看着，其实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只是想借此排遣心中的郁闷。我在想，不管我学习多么一塌糊涂，但我还是很渴望得到崭新的课本，因为拥有课本对我来说，不仅是拥有了一本书，更重要的是拥有了一种身份，一种和大家平等地坐在这个教室里的感觉。可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奢望，我突然觉得非常泄气，非常伤感，非常无助……

“你干吗揉我的书呀？”突然一只手抢走了我手中的书，文小珊正两

